

回归纪传体的三国历史
从当事人的角度
看三国

秦涛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三国英傑傳

The Heroic World
of the Three Kingdoms

世

三國之英雄世

The Heroic World
of the Three Kingdoms

秦濤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国之英雄乱世 / 秦涛著 . —北京 :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093-9246-1

I . ①三… II . ①秦… III . ①中国历史—三国时代—通俗读物

IV . ① K23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6968 号

责任编辑：李 佳 刘冰清

封面设计：汪要军

三国之英雄乱世

SANGUO ZHI YINGXIONG LUANSHI

著者 / 秦涛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张 / 16.75 字数 / 236 千

版次 /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7-5093-9246-1

定价：42.00 元

值班电话：010-66026508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传真：010-66031119

网址：<http://www.zgfzs.com>

编辑部电话：010-66034985

市场营销部电话：010-66033393

邮购部电话：010-660332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调换。电话：010-66032926)

目录

第1章

张角：

吹响乱世的号角001

第2章

皇甫嵩、朱儁：

最后的名将006

第3章

张让、赵忠：

被阉割的汉王朝父母011

第4章

韩遂和他的伙伴们：

凉州的事情014

第5章

西蜀王气：

益州的事情020

第6章

董卓：

觊觎天下的西北之虎027

第7章

何进：

如此当家032

第 8 章

汉献帝：

静观乱世的局外人039

第 9 章

袁绍：

领袖群伦的新一代盟主042

第 10 章

孙坚：

这个小伙有点戆047

第 11 章

刘表单骑入宜城：

荆州的事情053

第 12 章

袁术：

帝王梦何处寻062

第 13 章

王允：

失败的救世主070

第 14 章

董卓的部曲：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076

| | | |
|--------|----------------------------------|-----|
| 第 15 章 | 曹操： 新一代巨人的转型 | 084 |
| 第 16 章 | 从陶谦到吕布： 徐州的事情 | 090 |
| 第 17 章 | 真龙出世前的江湖： 扬州的事情 | 103 |
| 第 18 章 | 孙策： 江东小霸王 | 110 |
| 第 19 章 | 公孙瓒与刘虞的恩怨： 幽州的事情 | 122 |
| 第 20 章 | 官渡： 双雄的对决 | 134 |
| 第 21 章 | 公孙度一族： 辽东的事情 | 179 |

第 22 章

士燮一族：

交州的事情186

第 23 章

赤壁：

智谋的盛会191

第 24 章

马超：

最后的凉州勇士226

第 25 章

入蜀：

益州的真命天子234

第 26 章

汉中：

曹刘狭路相逢241

第 27 章

关羽之死：

无言的结局，崭新的开始251

后记260

第1章

张角：吹响乱世的号角



我们先来看一组统计数据。

东汉最后一次人口统计，是在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全国在籍人口为5648万^①。

^① 《晋书·地理志》：“至桓帝永寿三年，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

三国归晋的咸宁六年（公元 280 年），在籍人口是 780 万^①。

而且，黄巾起义开始（公元 184 年）之前，人口没有明显的减少；赤壁之战（公元 208 年）以后，人口有所回升。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从公元 184 年到 208 年，短短 20 年间，中国人口锐减了 85% 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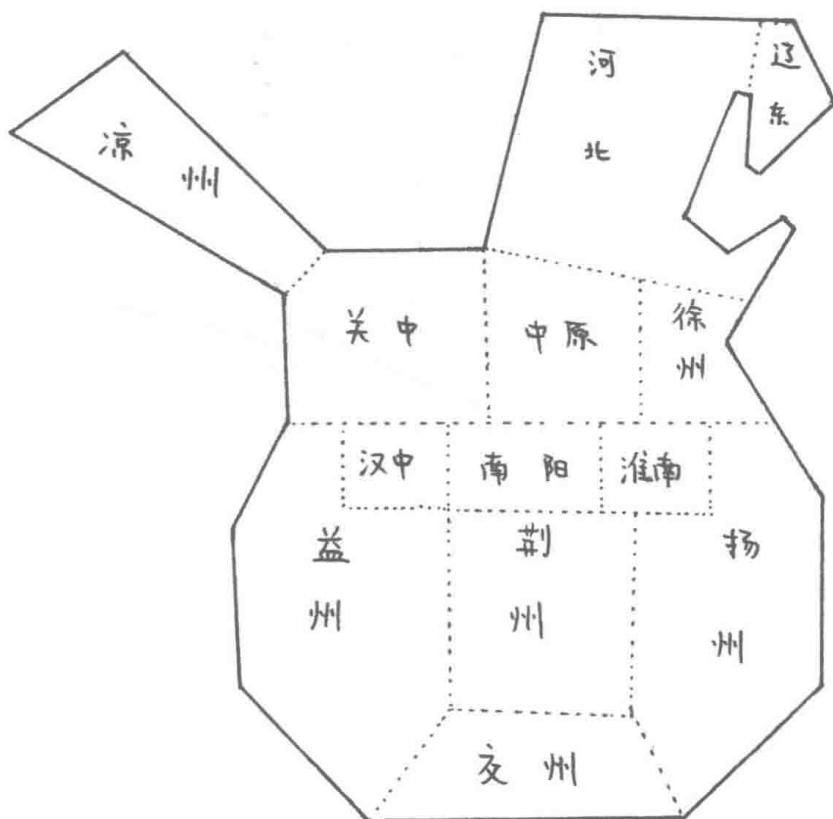


图 1 汉末政区地理^②

^① 《三国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记载，孙皓降晋时，吴国“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续汉书·郡国志》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曹魏）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两者相加，大概就是当时的在籍总人口。

^② 本书图片均起示意之用，不反映各政区的准确地理位置，本书出现的具体地名及位置，参考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汉、魏晋卷（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 年），关于三国地理对政局的影响，参考赵春阳《英雄的棋局》（台海出版社 2017 年）。

当然，我们不得不排除大量不在编籍的“黑户口”：在山泽林薮之间到处流窜的流民，以及豪强私属的奴婢部曲。^①但这个结论也是相当惊人的，由于战争而死这么多人，显然没有道理。即使是中国古代史上战争规模最大的战国、战争最残酷的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也未见人口减少五千万之巨。

显然战争不是全部原因。翻开史书，字里行间的零星记载带给我们的是一股鼻而来的怪疫腐臭：瘟疫横行。

这场瘟疫从灵帝在位时期就开始蠢蠢欲动，最终的暴发是在建安时代。曹操文采最好的儿子曹植有一段描写：“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每户人家都有死去已久的尸体，每户人家都在号啕痛哭。有人全家死了，有人全族死了。这个描写毫不夸张，建安时代最优秀的文学家，除了曹操父子，就是“建安七子”。建安七子中，有五个都死于这场瘟疫。养尊处优的御用文人尚且如此，平民百姓自不必说。

瘟疫横行的结果，一个便是毁灭了上千万人的性命，另一个便是成就了两位张姓人氏。

第一位，是与华佗齐名的“医圣”张仲景。张仲景回忆：“我的家族，原本有二百多口人，一场瘟疫，死了三分之二。”^②冷静的笔调掩饰不住无能为力的沉痛。从此以后，张仲景广搜古方，刻苦研求，从而撰定了《伤寒杂病论》这部医学史上的旷世巨著。

第二位，就是现在要讲的张角。中国人平时都是无神论者，一遇到过不去的坎，就成了杂神论者。当瘟疫开始悄无声息地夺人性命时，我们东汉时代的老祖宗们就遇到过不去的坎了。在这样的时候，中国人习惯于期盼救世主的出现，这位救世主并不是精通医学并著有《伤寒杂病论》的张仲景，而

^① 根据最新研究估计，东汉三国间的人口谷底大致在 2224 万到 2361 万之间。“虽然远远谈不上‘十不存一’，但也是中国历史上人口下降幅度最大的几次灾祸之一。”参见葛剑雄著《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448 页。

^② 《伤寒杂病论序》：“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是落第秀才兼“赤脚医生”——张角。

张角，巨鹿（今河北平乡）人。他有两个兄弟，一个叫张梁，一个叫张宝。关于他的身世，我们今天就只知道这么多了。他大约是个下层知识分子，并且和当时开始建立的道教很有关联。他靠一手鬼画符的本领抬高了自己的威望，又靠自己读过些书的脑袋看到了社会矛盾的丛生和机会的降临。

我们不知道他具体是怎样思考的，甚至由于史料的缺失，我们连这个人的性格都不知道，所以我愿意一厢情愿地把他想象成洪秀全式的人物。

这位东汉的洪秀全也许很早就已经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他曾派了八个弟子去外省拓展业务。十几年后，他已经发展到大半个中国，拥有几十万信徒，并且把组织的触角深入到大内。当政者有所察觉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有组织有纪律有规模有理论指导的一个完整系统了，并且编撰了一句押韵而有号召力的句子来作为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最高当局得知此事是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公元184年正是甲子年。事件的导火索是组织内出了叛徒。张角一个传道弟子叫作马元义的，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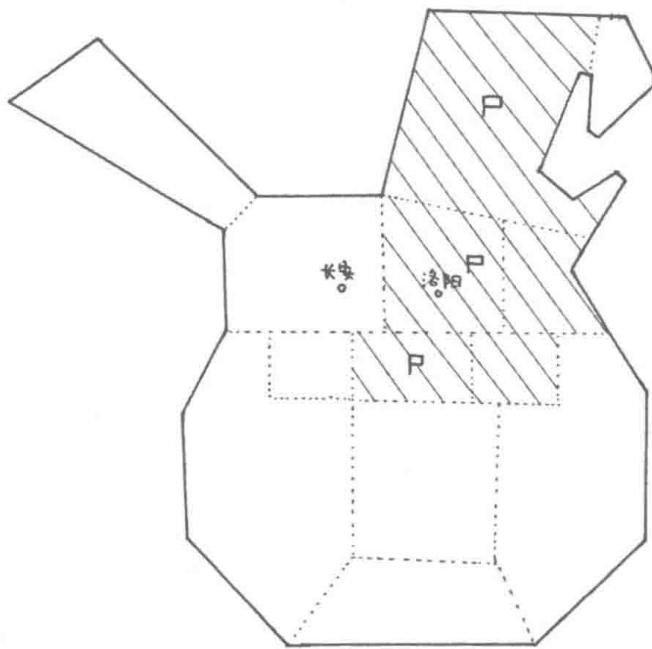


图2 黄巾军的大致势力及活动范围（公元184年）

布置在大内的线人来往太密切了，被另一个弟子出卖。当局把马元义车裂在首都洛阳，同时捕杀了好几千名张角的信徒。于是张角发动起义。

张角替自己起了个名号叫作“天公将军”。同时又为自己的弟弟起了名号，一个叫作“地公将军”，一个叫作“人公将军”。从这几个名号基本可以看出张角文化水平不高，但煽动民众并不需要大学文凭。史书上说“旬日之内，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后汉书·皇甫嵩传》）就是例证。当政府把话说得哪个老百姓都听不懂，而张角把话说得哪个老百姓都能听懂的时候，大家自然就跟着能听懂话的人干了。

张角军队的服饰也很有特点，“皆着黄巾为标帜”，所以大家都管他们叫“黄巾”；又因为这样的头饰实在很像蛾子头上的触角，所以又被人叫作“蛾贼”。

当黄巾军像铺天盖地的蛾子般席卷青、徐、幽、冀、荆、扬、充、豫八州的时候，“州郡失据，长吏逃亡”，朝廷很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历史教科书上常说黄巾起义是“第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点，这个起义是由小知识分子领导的，并且是以宗教的形式组织起来的。这支起义军有两个致命弱点：一个是战斗力不强，全倚仗人数上的优势；一个是没有杰出的领导人，没有能打硬仗的将军和能运筹帷幄的谋士。这支起义军的领导层的质量，在中国历届大规模起义军中，也许是最差的。

所以当东汉政府稳住阵脚，并且派出精锐的职业军人来镇压的时候，张角兄弟就束手无策，黄巾军就七零八落作飞蛾散了。这是后话。

此时的东汉政府有本事车裂马元义，却拿张角没有办法。朝廷起用了河南尹何进做大将军，而何进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加固了首都洛阳周边的八个关口，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防御圈，拱卫帝国的心脏。

东汉政府另一方面派出了皇甫嵩和朱儁两位将领主动出击。

身为外戚的何进只知道修筑工事，皇甫嵩、朱儁这两位东汉最后的名将，却懂得把黄巾军分割包围，再一块块吃掉。

第2章

皇甫嵩、朱儁：最后的名将



如果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起义，已经年逾不惑的皇甫嵩，大约就只能以一个宦官子弟、地方大员的身份出现在史书里了。

北国的早春犹是春寒料峭，北地郡的大地却已经不复平静。北地太守皇甫嵩接到调动进京的圣旨时，大约只是轻叹了口气，紧了紧皮裘。具体情状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远不如朱儁那么兴奋。

朱儁是为战争而生的。

在这之前，他本人已经在交州打过一次中等规模的平叛战役，指挥七个郡的军队剿灭了数万叛军。这次，当皇甫嵩还在朝堂上建议解除党禁、解决军队后勤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先一步在河南长葛和黄巾军的将领波才打了起

来，并且还打了败仗。所以当皇甫嵩解决了政治上的问题姗姗来迟的时候，局势已经很被动。

皇甫嵩冷静地观察了形势，然后用他温和的声音和向来不紧不慢的语气，分析了敌军的弱势和己方的机会：起义军没有战斗经验，依草结营。

这样情况就很明确了，火攻是最佳方案。于是火攻。

军士的喊杀、叫嚣与噼噼啪啪的燃烧声一齐打破了夜空的宁静，黄巾军的覆亡就在这一夜开始了。按理说，东汉王朝这架朽烂不堪的机器，由于有了皇甫嵩和朱儁这样优秀工人的维修，还要继续运转下去。当皇甫嵩和朱儁联军追杀黄巾残军的时候，命定要终止东汉运转的巨人出现了。

“贼惊乱奔走，会帝遣骑都尉曹操将兵适至。”

这两位名将也许现在并不认识眼前这位年轻的将官，更不会知道他日后会一手架空并覆亡现在他们所极力挽救的东汉王朝。他们只认得这位将官和他的兵丁们的汉军服饰，于是达成了默契一起追杀残军。他们现在还是同事。

就在这样一个并不寂静的夜晚，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三个人现在的目标只是早日肃清黄巾军。至于几年后乃至几十年后所发生的重大变故和精彩故事，是他们所意料不到的。

东汉的大反扑是迅速的。

皇甫嵩和朱儁又联合在汝南、陈国、阳翟、西华打了四仗，都大获全胜。至此，闹得最凶的颍川黄巾军主力已经遭全歼。于是两人分道扬镳，皇甫嵩往东郡，朱儁往南阳，去继续展现各自的军事才能，也继续各自在波谲云诡的汉末危局中的表演。皇甫嵩在东郡打了一仗，消灭了七千多人，擒获了枭首，于是转向河北——黄巾的大本营。

负责河北战事的是卢植。卢植是汉末一位文武全才的人物。他师承东汉大儒马融，与郑玄是师兄弟，他还教授了许多弟子，其中最杰出的两位，公孙瓒和刘备——偏偏不混学术圈。

此前，卢植已经在河北打了若干次具有战略意义的胜仗，并且把张角主力围困在广宗城里。皇帝派了个小太监来传达对三军将士的问候，有“懂事”的人叫卢植贿赂太监，卢植不肯“懂事”。于是太监回去打小报告，卢植被装进槛车押回去。接替他的，是一位叫作董卓的西北军官。不知为什么，职业军人董卓的战绩却并不如儒生出身的卢植，董卓因为无功停职反省。接替董卓的，正是从东郡风尘仆仆赶来的皇甫嵩。

卢植打的是胜仗，却差点判了死罪；董卓不曾赢过，却不过停职反省。并且读了董卓的传记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屡仆屡起的“福将”。为什么有福，对照一下卢植相信大家就会明白。董卓的军事才能未必高明，但政治手腕绝对是一流的。他接卢植的班，卢植差点丢了性命，他却不过免了官职；将来他做皇甫嵩的部下，做了几年居然爬到皇甫嵩的头上去了。这就是东汉当时的政治。

皇甫嵩在卢植奠定的基础上，略施小计取了广宗。张梁的头颅被砍下来，送到京师；张角有幸已经先一步病死，却不幸被开棺戮尸，那颗头颅也被砍下来，一并送到京师。

我们很容易想象这个时候黄巾军的感受。原来“大贤良师”也会病死，也会被砍头。

打败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支持你打仗的信仰崩溃。张宝现在就面临这样一个信仰崩溃的危局。

作为黄巾军核心领导层三兄弟的仅存果实，张宝心境之凄凉，之感慨万千，已经不是我所能形容的了。我能做到的，只是转抄这样一句话：“嵩复与巨鹿太守冯翊郭典攻角弟宝于下曲阳，又斩之。”^①

几乎同时，朱儁急击南阳黄巾赵弘，斩之；声东击西消灭韩忠，取宛城；追破孙夏——以及时有效的行军和高超的军事艺术，廓清了在荆北一带活动

^① 《后汉书·皇甫嵩传》。

的黄巾军，有力配合了皇甫嵩在河北战场的作战。

黄巾起义失败了，但这次起义打破了东汉末年的原有格局。许多有眼光的高明人物已经开始寻找破局的机会了。阎忠显然是其中最早的一个。

阎忠是甘肃人，是皇甫嵩的手下。现在皇甫嵩的地位就像是平定太平天国以后的曾国藩。曾的部下彭玉麟给曾写了封信：“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其有意乎？”这个时候，阎忠也来问皇甫嵩“其有意乎”了。

两人之间的对话很长，但阎忠的基本意思，却不外乎两点，一是诱，二是吓。阎忠认为，皇甫嵩建立的是“不赏之功”，侍奉的又是“昏主”，所以性命难保；正确的做法是领兵进京，杀死宦官和贪官污吏，进行整顿；机会到了，就废掉皇帝，南面称制。皇甫嵩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当然不敢采用。阎忠想，你既然没有胆子采用我的计策，那么想必连保守我为你献计这个秘密的胆子也没有。于是出走。

这个阎忠后来被西北的叛军劫持为首要，却“感患病死”。大约阎忠是想让朝堂之上的权臣挟天子令诸侯名正言顺取得政权以成大功的，却被这伙盗匪式的人物劫为首要，于是怨恨死去。他实在不得不说是汉末一个奇人。

其实阎忠找错了人。

皇甫嵩自小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忠君爱国。造反始终是他不敢迈出的一道底线。而阎忠是战国纵横之风的继承者，纵横家找儒家做搭档取天下，真是找错了人。

皇甫嵩是典型的士人，深深地保留了东汉士人之风。那时候的读书人，还是文武兼修的，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史书上说皇甫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诗》《书》，习弓马”就是明证。皇甫嵩的叔叔皇甫规曾担任度辽将军，东汉后期最负盛名的名将组合“凉州三明”之一，前辈军事家；爸爸皇甫节是雁门太守。出身于这样一个官宦世家，皇甫嵩接受的是高等教育，有着良好的修养。而朱儁则是商贾家庭的，脾气就比较急躁而刚烈。



两人脾气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皇甫嵩的士人身份，朱儁的刚烈心气，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看得起武人出身的董卓，也注定了他们不可能看得起以谄媚取悦人主的宦官张让和赵忠。